

孫

子

冊五



孫子十家註卷十

墨子及魯山東鄒縣分巡亮壽高兵備道孫壽務 墨子出身魯萊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同校

地形篇

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李

哲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掛之形也

張預

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決勝故次

軍行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通典作掛非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邱陵也

有遠者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

杜佑曰此六地之名

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

梅堯臣曰平陸也

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俱謂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張預曰俱在

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

通典作居通地

先居高陽

通典據其地

先下三字

利糧道以戰

則利

曹公曰寧致人無致於人

杜佑曰寧致人無致

於人已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  
絕己糧道也 李筌曰先之以待敵 杜牧曰通  
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  
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  
壘或作甬道以護之 賈林曰通形者無有岡坡  
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于望候向陽視生  
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 梅堯臣曰先  
據高陽利糧通阨敵人來至我戰則利 王皙同  
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先處戰地以  
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高居而陽坐以致  
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爲  
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

通典者

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

通典無若字

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

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

與敵其有犬牙相鑿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  
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鑿敵人已敗不得復  
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  
爲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 陳皞曰不  
得已陷在此則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  
伺利便而擊之 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  
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 梅堯臣曰出其不  
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 張預曰察知  
敵情果爲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

而弗克欲戰則不可賈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張預曰各守

險固以相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令敵半出而擊  
之利

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  
擊之可敗也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

故各分其勢 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  
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  
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  
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  
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陳皞曰

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  
利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  
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 賈林曰支者隔險  
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 梅  
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  
僞去引敵半出而擊 王皙曰敵不肯至則設奇  
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 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  
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  
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  
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  
而邀擊之

隘形者

通典者  
作曰

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

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公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便從也卽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

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

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

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



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陳皞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同曹公註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

通典者作曰

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  
來此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公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 杜佑曰地險

先據不可致於人也 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

後於人 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

爲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

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

生疾也今若於嶠澗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

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

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 梅堯臣曰先得

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

去勿疑 王皙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虎牢

以待竇建德是也 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  
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俟待  
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  
行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灑壘方周忽令移就崇  
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  
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  
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澇之患也

遠形者

通典作夫通形

勢均

通典作均勢

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公曰挑戰者延敵也

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

入挑則不利也

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

也地勢均等無不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 李筌

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

杜牧曰譬如我與

敵壘相去三千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

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延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皞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

曹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

夫哲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

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賈林曰

天生地形可以目察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

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

可不知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

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公曰不料力 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

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 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

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

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

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

能返舍復為駐止矣 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

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 王皙曰不待鬪而走

也 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強吏弱曰弛

曹公曰吏不能統故弛壞

杜牧曰言卒伍豪強

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圯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剄身死 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爲 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圯壞散也 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

壤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吏强卒弱曰陷

曹公曰吏强欲進卒弱輒陷敗也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强陷也杜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强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陳皞曰夫人皆有血氣惟無鬪敵之心若將乏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强獨戰徒陷其身也梅堯臣曰吏雖强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皙曰爲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公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  
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李筌曰將爲敵所怒不  
料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  
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  
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  
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  
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  
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  
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  
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鞏  
朔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



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 陳皞曰此大

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

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 賈林曰自上墮

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

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強與敵鬪自取賊害豈

非自上而崩乎 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

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

王皙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

兇懟如山之崩壞也 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

心則勝也 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

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

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

令是也曰鷄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欒書怒曰晉

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與駢而逐  
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公曰爲將若此亂之道也 李筌曰將或有一

於此亂之道也 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

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 賈林曰威令

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爲謂

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 梅堯臣曰懦而不嚴

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

也 王皙曰亂者不勝其敗 張預曰將弱不嚴

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

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

制也爲將若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曹公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 李筌曰軍敗曰

北不料敵也 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

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司馬法曰選良

次兵益人之強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

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元北

鎮廣陵時苻堅強盛元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

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元以

牢之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

畏之所向必克也 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

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北道也 梅堯臣曰不

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奔

北之理也 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

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  
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  
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  
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  
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  
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趨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  
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  
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  
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 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  
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爲先鋒兵必  
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爲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  
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曹  
公以張遼爲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劉牢之領精

銳前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皞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

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

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

仁義節制而已若此地形可以爲兵之助所以取

勝也助一作易又陳皞曰天時不如地利 賈林

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

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 王皙曰兵道則在人

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

通典作計極險易利害遠近御覽同

上將之道

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臻極之道

王皙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

也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

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

末皆知為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

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張預曰既知敵情又

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逆士衆 李筌曰得戰勝之

道必戰可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

發其行也 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

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

而推轂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 梅堯臣曰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 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

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勝之道雖君命必戰可

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

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皙曰皆忠以爲國也 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  
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蹙國殘  
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爲身也

杜牧曰進不求

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  
珍寶言其少得也 陳皞曰合猶歸也 梅堯臣

曰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

王皙曰戰與

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

張預曰進退違命

非爲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  
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  
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  
軍之士皆如挾纊也 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爲將  
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  
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  
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爲而  
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  
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梅堯臣曰撫而  
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  
與死雖危與危 王皙曰以仁恩結人心也 何  
氏曰如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  
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  
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也晉王  
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

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  
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  
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  
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 張預曰將  
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  
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  
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  
醉温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  
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  
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  
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  
可用也

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 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并用然後可以爲將可以統衆也 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悖逆之心不可用也 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形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擒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

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  
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  
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  
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髮而  
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請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  
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 梅堯臣曰厚養  
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  
而用也 王皙曰恩不以嚴未可濟也 何氏曰  
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 張預曰恩不  
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  
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所以垂涕  
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  
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

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纘  
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  
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  
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  
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  
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  
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  
也 陳皞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  
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 梅堯臣曰知彼而

不知己或有勝耳 王皙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  
知己皆未可以決勝也 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  
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  
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我可得而  
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  
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強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  
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  
以戰勝之半也

曹公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 杜牧曰地形  
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 梅堯臣曰知彼知己  
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 王皙曰雖知彼己可以  
戰然不可虧地利也 張預曰既知己而又知彼

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通典不窮作不頓御覽同按注曰一云不

頓是也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

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 陳皞曰窮者困

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

迷戰而不困者也 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

迷闇舉不困窮也 王皙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

不窮 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

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地知天

原本作知天知地按上文云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故此云知彼知己也上

文又云孫子不知地形之不可戰蓋地形者兵之勝乃

助故孫子重言之也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此

可全云原本勝乃不窮按舉而不窮者謂窮困也此

云可全以足其義所謂全勝全字與天為韻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

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

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

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 李筌曰人

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 梅堯臣曰

知彼利知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

王皙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

無極

# 孫子十家註卷十



其辭曰天動地動萬物已定故動則不

王嘗同游樂曰吾見燕爵曰賦天執爵也

其辭曰天動地動萬物已定故動則不

事天執爵也三書同錄俱百輝百輝不

其辭曰天動地動萬物已定故動則不

其辭曰天動地動萬物已定故動則不

其辭曰天動地動萬物已定故動則不

其辭曰天動地動萬物已定故動則不

其辭曰天動地動萬物已定故動則不

其辭曰天動地動萬物已定故動則不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

賜進士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沂曹濟高兵備道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萊州府知府候補知吳人驥同校

九地篇

曹公曰欲戰之地有九故交地地形之

李筌曰勝

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此論地勢故交地形

張預曰用

王皙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公曰此九地之名也

張預曰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曹公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杜佑曰戰其境內

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

李筌

曰卒恃土懷妻子急則散是為散地

杜牧曰士

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

梅堯臣

同杜牧註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曰散地士卒

恃士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關  
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  
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  
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  
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  
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  
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鬥吾兵在國安  
士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鬥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  
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  
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  
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  
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張  
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鄆人將

伐楚師鬥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鬥志果爲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曹公曰士卒皆輕返也

杜佑曰入人之地未深

意尙未專輕走謂之輕地

據通典補

李筌曰輕於退

也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

心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王皙曰初

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鬥志也何氏曰輕地者輕

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輕返易不可止息將不得

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

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

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

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

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啣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開之耳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曹公曰可以少勝衆弱勝強

杜佑曰謂山水阨

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

李筌曰此阨喉守險

地先居者勝是爲爭地也。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苻堅先遣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困竭人自然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廢此二要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不從竟爲光所滅也。陳皞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強也。梅堯臣曰無我無彼先得則利。王皙同陳皞註。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

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鬥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 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強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臯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公曰道正相交錯也 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通無可絕 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 陳皞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絕切

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

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  
四遠不可遏絕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  
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  
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  
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旣我不可以往彼可  
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  
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張預曰敵有

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絕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公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

孟氏曰若

鄭界於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公曰先至得其國助也

杜佑曰先至其地交

結諸侯之衆爲助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對敵之傍有

一國爲之助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

杜牧曰衢

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據其形勢結其旁

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

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

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諸侯之助也

王皙曰曹

公云先至得其國助哲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

天下者謂能廣功則天下可從

何氏曰衢地者

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

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

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

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

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  
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震鼓齊  
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  
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屬當  
往結之以爲己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  
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通典城邑多下有難以返三字

曹公曰難返之地

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

與倍同多道里多也遠去己城郭深入敵地心專

意一謂之重地也

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

毅伐齊皆爲重地

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

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

旆不可得也

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

城已多津要絕塞故曰重難之地王皙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揚其塵埃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此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

曹公曰少固也

杜佑曰少固也沮洳之地圯音

皮美反

據通典補

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圯沮洳圯地

不得久留宜速去也

梅堯臣曰水所毀圯行則

猶難況戰守乎

何氏曰圯地者少固之地也不

可爲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圯

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

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

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

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

會中道倦而乃止

張預曰險阻沮洳之地進退

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

圍地

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  
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 李筌曰舉動難也  
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覆勝也 梅堯臣  
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 何氏曰圍地入  
則隘險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  
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  
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  
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  
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  
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  
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  
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鬥後拓左右掎

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曹公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

杜佑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前退則有

阻礙又乏絕糧故爲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尙

飽強志殊死戰故可以俱免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阻

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

杜牧曰衛公李靖

曰或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爲敵所制左谷右山東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

嚴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  
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  
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  
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皆據之如此之利我已  
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  
抽腸濺血一死於前因敗爲功轉禍爲福此乃是  
也 陳皞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 賈林  
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  
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  
持久不死何待 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退  
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 何氏曰死地力戰或  
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

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  
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  
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  
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  
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  
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  
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  
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  
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  
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  
出必無鬥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  
人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  
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



其所 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  
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激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以戰

杜佑曰士卒顧家不可輕戰

據通典補

李筌曰恐走

散

杜牧曰已具其上

賈林曰地無關闕卒易

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

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 梅堯

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鬥則不勝是

不可以戰

王皙曰決於戰則懼散

張預曰士

卒懷生不可輕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

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

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

人深入專志輕鬥吾兵安土陳則不堅戰則不勝

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遇敵 李筌曰恐逃 杜牧

曰兵法之所謂輕地云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也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踰之速去 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 王皙曰無故不可止也 張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輒留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

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  
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  
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啣枚先入掠其  
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  
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曹公曰不當攻當先至為利也 杜佑曰三道攻

當先至得其地者不可攻 據通典補 李筌曰敵先居

地險不可攻 杜牧曰無攻者謂敵人若已先得

其地則不可攻 王皙曰敵居形勝之地先據乎

利而我不得其處則不可攻 張預曰我欲往而

爭之而敵已先至也吳王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

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

地之法護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  
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  
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  
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  
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鬥  
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

通典作無相絕

曹公曰相及屬也

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

不可以兵絕之

李筌曰不可絕間也

杜牧曰

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  
使斷絕恐敵人因而乘我 賈林曰可以交絕不  
可杜絕絕之致隙 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  
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 王皙曰利糧道也

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  
絕糧道 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  
當以奇伏勝也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  
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  
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  
又均則如之何武曰吾既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  
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  
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

原本作交合從通典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

也

杜佑曰交結於諸侯

據通典補

李筌曰結行也

杜牧曰諸侯之交又云旁國也

梅堯臣曰地

處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交 王皙

曰四通之境非交接不强 張預曰四通之地先  
結交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  
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  
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  
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  
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  
掎角敵人莫當

### 重地則掠

曹公曰畜積糧食也 孟氏曰因糧於敵也 杜

佑曰蓄積糧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

據通

補典 李筌曰深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如漢高

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也此筌以掠  
字爲無掠字 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

復不得則須運糧爲持久之計以伺敵也 梅堯

臣曰去國旣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畜積以  
繼食 王皙曰深入敵境則掠饒野以豐儲也難  
地食少則危 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  
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  
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  
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  
貢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  
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啣枚而行揚其塵  
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  
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圯地則行

曹公曰無稽留也 杜佑曰無稽留不可止

據通典補

李筌曰不可爲溝隍宜急去之 梅堯臣曰旣  
毀圯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 王皙曰合  
聚軍衆圯無舍止 張預曰難行之地則不可稽  
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  
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  
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  
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  
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杜佑曰發奇謀也居此則當  
權謀詐譎可以免難 李筌曰智者不困 杜牧  
曰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 梅  
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



勝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鬥後拓左右掎角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也

陳皞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

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曰梅

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

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爲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扶

原本作救從  
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倉惶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  
散擾而集聚不得也 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  
則擊其右惶亂不暇計 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  
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  
勢或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攝  
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  
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合或雖合而不能齊  
王皙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  
相應也 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

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慮應左則右隙使倉皇散  
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  
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 李筌  
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 梅堯臣曰然能  
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張預曰彼  
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公曰或問也 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  
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 張預曰前所  
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爲故或人問於我而又  
整肅則以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公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 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秘要也 所謂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聽也 杜牧曰據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 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 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撓散亂無所不至也 王皙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 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公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 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 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 陳皞曰此言乘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 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虞之道攻不戒之所也 王皙曰兵上神速奪愛猶當然也 何氏曰如蜀將孟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給達以安之達得書猶預不決宣王乃潛

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  
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  
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  
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  
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  
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  
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  
來諸侯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  
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  
達於城下爲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  
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  
門出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  
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陷必謂靖不能進遂休

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  
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  
銑尙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  
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  
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衛公兵法曰兵用上  
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  
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誠之重芻豢以養之浚  
溝壟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  
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  
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  
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  
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  
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



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  
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荅曰若此則當卷  
跡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  
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  
不進是也 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理惟尙  
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爲備也出  
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散亂而前  
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爲客深入則志專主人不能禦也

杜

牧曰言大凡爲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  
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克者勝  
也 梅堯臣曰爲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

主人不能克我 張預曰深入敵境士卒心專則  
爲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故趙  
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鬥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皙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公曰養士併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 李筌

曰氣盛力積加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 杜牧曰

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

壁守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

使敵人不能測我也 陳皞曰所處之野須水草

便近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

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

爲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則須爲此計 梅堯臣曰掠其富饒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并兵爲不可測之計 王皙曰謹養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則進之 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勤撫其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爲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荆常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 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 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

而不退走 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  
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死焉不得

曹公曰士死安不得也 孟氏曰士死無不得也  
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 梅堯臣  
曰兵焉得不用命 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  
尉繚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  
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士人盡力

曹公曰在難地心并也 梅堯臣曰士安得不竭  
力以赴戰 王皙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 何氏  
曰獸困猶鬥鳥窮則啄況靈萬物者人乎 張預  
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于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曰陷之難地則不懼

不懼則鬥志堅也

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

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公曰拘縛也

李筌曰固堅也

杜牧曰往走

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

也

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

然志專也

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堅固兵在重

地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

不得已則鬥

曹公曰人窮則死戰也

李筌曰決命

杜牧曰

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  
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鬥也 梅堯臣何氏同杜  
牧註 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鬥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曹公曰不求索其意自得也 孟氏曰不求  
其勝而勝自得也 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  
其用也 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  
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  
自親信也 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  
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  
危難故三軍同心也 王皙曰謂死難之地人心  
禁自然故也 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  
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

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吳越何患乎異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曹公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一本作至死

無所災 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

無所災 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

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旣去疑惑之路

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 梅堯臣曰妖祥之事

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士必不亂死而後已

王皙曰災祥神異有以惑人則禁止之張預曰

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用妖祥之事恐惑衆

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

此之謂也倘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

以使衆者田單守卽墨命一卒爲神每出入約束

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公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王皙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媮生死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曹公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感而流涕也杜牧曰士皆以死爲約未死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



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也 梅堯臣曰決以死

力牧說是也 王皙曰感勵之使然 張預曰感

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

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或曰凡行

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

爭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荅曰先決其

死力後決其銳氣則無不勝倘無必死之心其氣

雖盛無由克之若荆軻與易水土皆垂淚涕泣及

復爲羽聲忼慷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劇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

劇之勇也 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劇

之勇 梅堯臣曰旣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

曹劌之勇 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  
曹劌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劌  
當爲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首劫齊桓  
公

故善用兵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虵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

擊其中

御覽一作擊其腹

則首尾俱至

初學記引此文微有異

此

梅堯臣曰虵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

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

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

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張預曰吳越仇讐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讐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公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鬥如虵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杜牧曰縛馬埋輪使爲方陳使爲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爲

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爲恃也  
陳皞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  
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死之  
地使懷必死之憂則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  
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蓋言  
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 梅堯臣同杜  
牧註 王皙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虵之首尾  
人之左右皆喻相救之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  
吳越猶無異心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  
輪曹公說是也 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  
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爲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  
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  
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取勝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

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 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

如一此皆在於爲政者也 陳皞曰政令嚴明則

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

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

之道也 王皙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旣置之危

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

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公曰強弱一勢也 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

勢也 杜牧曰強弱之勢須用地形而制之也

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用者是因地之勢也

王皙曰剛柔猶強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然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強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公曰齊一貌也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杜

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

我之命喻易也賈林曰攜手翻迭之道便於回

運以後爲前以前爲後以左爲右以右爲左故百

萬之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

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王皙曰

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張預曰三軍雖衆如

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

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公曰謂清淨幽深平正 杜牧曰清淨簡易幽

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 梅堯臣曰靜以幽

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 王皙曰靜則

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 張預曰其

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

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公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 李筌

曰爲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

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 杜牧曰言使

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如瞽也 梅

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王皙  
曰杜其見聞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士卒懵  
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 杜牧曰所爲之  
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  
也 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爲之謀無  
使人能識也 王皙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  
易之不可再也 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奇也  
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  
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  
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  
丈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



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便衆人不得知其情 杜牧曰易

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卽遠士卒有必死之

心 陳皞曰將帥凡舉事一切委曲而致之無使

人得計慮者 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

於我能使迂之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 梅堯臣

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

王皙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

而密襲也 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

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其旨及取勝乃服太白山

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

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杜牧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高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陳皞曰發其心機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

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王皙曰皆勵

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公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

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

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

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 何氏曰士

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 張預曰羣羊

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曹公曰險難也 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

勝者爲將之所務也 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

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曹公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 杜牧曰言屈

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

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 梅堯臣

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

察之 王皙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

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 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 張預曰先舉兵者爲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

王皙曰此越鄰國之境也是爲鄰絕之地當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留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之例 張預曰去己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絕之

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  
言之者戰國時間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 張預曰敵當一

面旁有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爲家故心無散亂

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

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 張預曰前狹後

險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梅堯臣曰窮無所之 張預曰前後左右窮無所  
之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 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

梅堯臣曰保城備險可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  
而襲之 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

攻敵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

通典之作其鄭氏遺說同今本

曹公李筌曰使相及屬 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

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 杜

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

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 梅堯臣曰行

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

也 王皙曰絕則人不相恃 張預曰密營促隊

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公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 杜佑曰利地

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

後使相及也 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

以趨字爲多字 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

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 陳皞曰二說皆非也若

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趨戰之勞

乎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

以據之彼若恃衆來爭我以大眾趨其後無不尅

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 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

我若在後則當疾趨以爭之 張預曰爭地貴速

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此通典作固其結按

杜佑曰交結諸侯固其交結

從通典增補

杜牧曰嚴

壁壘也

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

王皙

曰懼襲我也

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

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通典作謹其市按通典本誤

杜佑曰衢地四通交易之地市變事之端也方與

諸侯結和當謹約使勿殆使諸侯爭

從通典增補

杜

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

梅堯臣曰結交諸侯

使之堅固勿令敵先

王皙曰固以德禮威信且

示以利害之計

張預曰財帛以利之盟誓以要



之堅固不渝則必爲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公曰掠彼也

杜佑曰將掠彼也深入當繼其

糧不可使絕也

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

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

梅堯臣曰道旣

遐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

張預曰兵

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圯地吾將進其塗

曹公曰疾過去也

杜佑曰疾過去也疾行無留

李筌曰不可留也

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

張預曰遇圯塗之地宜引兵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公李筌曰以一士心也

孟氏曰意欲突圍示

以守固 杜佑曰以一士心也塞其闕不欲走之意 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于河北爲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于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于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 梅堯臣曰自塞其旁使士卒必死戰也 王皙曰懼人有走心 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公李筌曰勵士也 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

糧食塞井夷竈示之無活必殊死戰也 杜牧曰

示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 賈林曰焚財棄

糧塞井破竈示必死也 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

盡力也 王皙同梅堯臣註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以無活勵之

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公曰相持禦也 杜佑曰相禦持也窮則同心

守禦 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 杜牧曰言兵在

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 梅堯臣同杜

牧註 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

不得已則鬥

曹公曰勢有不得已也 杜佑曰勢有不得已也

言鬥太過戰不可以惡勝走不能脫恐其有降人

之心 據通典補 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 梅堯臣曰

勢無所往必鬥 王皙曰脫死者唯鬥而已 張

預曰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鬥

過則從

曹公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 孟氏曰甚陷則無

所不從 李筌曰過則審躡又云陷之於過則謀

從之 梅堯臣同孟氏註 張預曰深陷于危難

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

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

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

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公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

故復言之 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 梅堯臣曰

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

利害當預知焉 王皙曰再陳者勤戒之也 張

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

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公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 張預

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御覽敵下

有家字則其交不得合

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 李筌曰夫并兵震

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 杜牧曰權力有餘也  
能分散敵也 陳皞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  
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此但以威加於  
敵逞己之強則必敗也 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  
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威加敵威加敵  
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也 王皙曰能  
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  
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  
敵交不得合 張預曰恃富強之勢而亟伐大國  
則己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  
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交合也或曰侵伐  
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  
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

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爭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

御覽不爭作不事

不養天下之權信

伸音

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曹公曰霸王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交權者也絕

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以威德伸己之私李筌

曰能絕天下之交惟得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

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權之

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

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

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

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

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

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勾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越王勾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陳皞曰智力旣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爲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賈林曰諸侯旣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



養一作不事 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交合

則我言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己力而已爾威亦

爭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隳其國此謂霸王之

兵也 王皙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

則國城不保 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

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

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既不得聚交

又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己所欲而

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奪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曹公曰言軍法令不應預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

作誓瞻功作賞此之謂也此注原本脫今據通典補正 賈林

曰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

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 梅堯臣  
曰瞻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 王  
哲曰杜姦媮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  
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 張預曰法  
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  
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公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李筌曰善用兵者爲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  
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犯用

也賞罰嚴明用多若用寡也 張預曰賞功不逾

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典旣明且速則用衆如寡  
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王皙曰情泄則謀乖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鬥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告士卒以徙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公曰勿使知害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則生疑難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王皙曰慮疑懼也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公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鬥以

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曰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觀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遙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

泚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  
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  
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  
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  
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  
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  
與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  
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漢軍相持  
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  
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  
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鬥  
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蓋聞  
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

將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  
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  
噪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興義  
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  
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  
韓陵山爲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  
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  
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  
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  
將楊忠與柱國達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  
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  
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二十里武疑有變  
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

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也項羽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則士卒心不專旣陷危難然後

勝勝敗在人爲之耳 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  
之事在我所爲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公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  
擊之 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  
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 杜牧曰夫順敵  
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迹敵人  
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  
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  
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鬥志遂因而擊  
之皆順敵之旨也 陳皞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說  
但強示之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  
之必矣 梅堯臣曰佯怯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



來我志乃得 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公曰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 杜牧曰上文言爲兵之事在順敵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 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 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

則能遠擒其將 王皙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  
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  
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曹公曰是成事巧者也 一作是謂巧攻成事 梅

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 何氏曰能如

此者是巧攻之成事者也 張預曰始順其意後

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公曰謀定則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

士心也 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

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爲不通乎答

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

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道梁斷毀符節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張預曰廟算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閣必亟入之

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公曰誅治也杜牧曰勵揣厲也言廊廟之上

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

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何氏曰磨勵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勵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公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來則疾內之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來也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開闔謂間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急乘之

先其所愛

曹公曰據利便也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

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  
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  
愛惜之所也  
何氏同杜牧註

微與之期

曹公曰後人發先人至  
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  
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敵之故潛往赴  
期不令敵人知也  
陳皞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  
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  
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  
梅堯臣曰微  
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  
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  
王皙曰權  
譎也微者所以示密也公曰先敵至也  
張預曰  
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  
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

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公曰行踐規矩無常也 李筌曰墨者出道也  
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 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  
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  
之勢則出而決戰 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  
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  
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  
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一作剗墨 賈林  
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  
不可守以繩墨而爲 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  
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 王皙曰踐兵法如  
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 張預曰循守法度踐

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以決戰取勝墨  
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公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杜牧曰言  
敵人初時謂我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  
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捍拒也或曰我避敵  
走如脫兔曰非也 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  
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謂也 王皙曰處  
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兔疾也若田單守卽墨  
而破燕軍是也 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  
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  
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卽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  
其然乎